齊東野語/卷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齊東野語
卷四

► 卷五

避諱

古今避諱之事，雜見諸書，今漫集數條於此，以備考覽。

蓋殷以前，尚質不諱名，至周始諱，然猶不盡諱。如穆王名滿，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。至秦始皇諱政，乃呼正月為徵月，《史記·年表》作端月。盧生曰：「不敢端言其過。」秦頒端正法度日「端直」。皆避政字。

漢高祖諱邦，舊史以邦為國。惠帝諱盈，《史記》以萬盈數作滿數。文帝諱恆，以恆山為常山。景帝諱啟，《史記》微子啟作微子開，《漢書》啟母石作開母石。武帝諱徹，以徹侯為通侯，蒯徹為蒯通。宣帝諱詢，以荀卿為孫卿。元帝諱奭，以奭氏為盛氏。光武諱秀，以秀才為茂才。明帝諱莊，以老、莊為老、嚴，莊助為嚴助，卞莊為卞嚴。殤帝諱隆，以隆慮為林慮。安帝父諱慶，以慶氏為賀氏。

魏武帝諱操，以杜操為杜度。蜀後主諱宗，以孟宗為孟仁。晉景帝諱師，以師保為保傅，京師為京都。文帝諱昭，以昭穆為韶穆，昭君為明君，《三國志》韋昭為韋耀。愍帝諱業，以建業為建康。康帝諱岳，以鄧岳為鄧岱，山岳為山岱。齊太祖諱道成，師道淵但言師淵。梁武帝小名阿練，子孫皆呼練為白絹。隋文帝父諱忠，凡郎中皆去中字，侍中為侍內，中書為內史，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，置侍郎不置侍中，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，以侍書御史代之，中廬為次廬。至唐又避太子諱，亦以中郎為旅賁郎將，中書舍人為內

舍人。煬帝諱廣，以廣樂為長樂，廣陵為江都。

唐世祖諱丙，故以景字代之，如景科、景令，景子之類，是也。唐祖諱虎，凡言虎，率改為猛獸，或為武，如武賁、武林之類。李延壽作《南北史》，易石虎為石季龍，韓擒虎為韓擒。高祖諱淵，趙文淵為文深，凡淵字盡改為泉。劉淵為元海，戴淵為戴若思。太宗諱世民，《唐史》凡言世，皆曰「代」，民，皆曰「人」，如烝人、治人、生人、富人侯之類。民部曰「戶部」。高宗諱治，凡言治皆曰「理」，如「至理之主，不代出者」，章懷避當時諱也。陸贄曰：「與理同道罔不興」，「脅從罔理」。韓文《策問》：「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理」，又「無為而理者，其舜也歟」。睿宗諱旦，張仁亶改仁願。玄宗諱隆基，太一君基、臣基，並改為其字。隆州為閬中，隆康為普康，隆龕為崇龕，隆山郡為仁壽郡。代宗諱豫，以豫章為鐘陵，蘇預改名源明，以薯蕷為薯及山藥。德宗諱適，改括州為處州。憲宗諱純，淳州改為欒州，韋純改名貫之，之純改名處厚，王純改名紹，陸純改名質，柳淳改名灌，嚴純改名休復，李行純改名行謹，崔純亮改名行范，程純改名弘，馮純敏改名約。穆宗諱恆，以恆山為常山。敬宗諱弘，徐弘敏改名有功。鄭涵避文宗舊諱，改名澣。武宗諱炎，賈炎改名嵩。宣宗諱忱，韋諶改名損，穆諶改名仁裕。

梁太祖父烈祖名誠，遂改城曰「墻」。晉高祖諱敬塘，析敬字為文氏、苟氏，至漢乃復舊。至本朝避翼祖諱，復析為文、為苟。

本朝高宗諱構，避嫌名者，仍其字更其音者，勾濤是也；加金字，鉤光祖是也；加絲字，絢紡是也；加草頭者，苟諶是也；改為句字者，句思是也；增勾龍者，如淵是也；勾龍去上一字者，大淵是也。已上，皆臣下避君諱也。

吳太子諱和，以和興為嘉興。唐高宗太子弘，為武后所鴆，追尊為孝敬帝，廟曰義宗，弘文館改為昭文，弘農縣為恆農，韋弘機但為機。李含光本姓弘，易為李，曲阿弘氏易為洪，溫彥弘遂以大雅字行。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，以毗陵為晉陵。唐避章懷太子賢諱，改集賢為崇文館之類，皆避太子之諱也。

呂后諱雉，《封禪書》謂「野雞夜雊」。武后諱曌〈（音照）〉，以詔書為制書，鮑照為鮑昭。改懿德太子重照為重潤，劉思照為思昭。簡文鄭后諱阿春，以《春秋》為《陽秋》，富春為富陽，蘄春為蘄陽。此避后諱也。

元后父諱禁，以禁中為省中。武后父諱華，以華州為太州。韋仁約避武后家諱，改名元忠。竇懷貞避韋后家諱，而以字行。劉穆之避王后家諱，以憲祖字行，後復避桓溫母諱，遂稱小字武生。虞茂避穆后母諱，改名預。本朝章憲太后父諱通，嘗改通直郎為同直郎，通州為崇州，通判為同判，通進司為承進司，通奉為中奉，通事舍人為宣事舍人。至明道間，遂復舊。此則避后家諱也。

錢王鏐，以石榴為金櫻，改劉氏為金氏。楊行密據揚州，州人呼蜜為蜂糖。趙避石勒諱，以羅勒為蘭香。高祖父名誠，以武成王為武明王，武成縣為武義縣。羊祜為荊州，州人呼戶曹為辭曹之類，皆避國主、諸侯諱也。

《詩》、《書》則不諱。若文王諱昌，而箕子陳《洪范》曰：「使羞其行，而邦其昌。」厲王諱胡，而宣王時，《詩》曰：「胡不相畏」，「胡為虺蜴」，「胡然厲矣」。《周禮》有「昌本之俎」，《詩》有「鶱發之詠。」《大誥》「弗棄基」，不諱后稷棄字。孔子父叔梁紇，而《春秋》書臧孫紇。成王諱誦，而「吉甫作誦」之句，正在其時，是也。

廟中則不諱。《周頌》祀文、武之樂歌，《雍》曰：「克昌厥後」，《噫嘻》曰：「駿發爾私」，是也。

臨文則不諱。魯莊公名同，而《春秋》書同盟。襄公名午，而書陳侯午卒。僖公名申，書戊申。定公名宋，書宋人、宋仲幾。

《漢書·紀》，元封詔書有啟母石之言。《刑法志》：「建三典以刑邦國」與「萬邦作孚」。韋孟詩：「總齊群邦」，皆不避高祖諱。

魏太祖名操，而陳思王有「造日」之句。曹志，植之子，奏議云：「乾植不強。」

三國吳時，有「言功以權成」，蓋斥孫權之名。《南史》有「寧逢五虎」及「虎視」之語，則虎字亦不盡避。

韓文公《潮州上表》云：「朝廷治平日久。」曰：「政治少懈。」曰：「巍巍治功。」曰：「君臣相戒，以致至治。」《舉張行素》曰：「文學治行眾所推。」

亦不避高宗之諱。又《袁州上表》曰：「顯榮頻煩。」《舉韋頭》曰：「顯映班序。」柳文《樂曲》曰：「羲和顯耀乘清芬。」皆不盡避中宗之諱。韓《賀即位表》曰：「以和萬民。」亦不諱民字，如此類甚多。

胡翼之侍講延英日，講《乾卦》元、亨、利、貞，上為動色，徐曰：「臨文不諱。」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，內侍告曰：「容字，上舊名也。」不聽。講畢曰：「昔仁宗時，宮嬪謂正月為初月，餅之蒸者為炊，天下以為非。嫌名、舊名，請勿諱。」

邦、國有不諱者。襄王名鄭，而鄭不改封。至於出居其國，使者告於秦、晉曰：「鄙在鄭地。」受晉文公朝，而鄭伯傳。漢和帝名肇，而郡有京兆，是也。

嫌名則有避有不避者。韓退之《辯諱》：「桓公名白，傳有五皓之稱；厲王名長，琴有修短之目。不聞謂布帛為布皓，腎腸為腎修。漢武名徹，不聞諱車轍之轍。」然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謂之車通」，此非諱車轍之轍乎？若晉康帝名岳，鄧岳改名為岳，此則不諱嫌名也。

二名不偏諱。唐太宗名世民，在位日，戴胄、唐儉為民部尚書，虞世南、李世勣皆不避。至高宗時，改民部為戶部。世南已卒，世勣去世字。或云：「卒哭乃諱。」

避諱而易字者。按《東觀漢記》云：「惠帝諱盈之字，曰滿；文帝諱恆之字，曰常；光武諱秀之字，曰茂」云云。蓋當時避諱，改為某字，之者變也。如卦變爻曰之也。

本朝真宗諱恆，音胡登切。若闕其下畫，則為恆，又犯徽宗旁諱。後遂並恆字不用，而易為常，正用前例也。

淮南王安，避父諱長，故淮南書，凡言長悉曰修。王羲之父諱正，故每書正月為初月，或作一月，餘則以政字代之。王舒除會稽內史，以祖諱會，以會稽為鄫稽。司馬遷以父諱談，《史記》中，趙談為趙同子，張孟談為孟同。范嘩父名泰，《後漢書》，郭泰為郭太。李翺祖父名楚今，故為文皆以今為茲。杜甫父名閑，故杜詩無閑字。蘇子瞻祖名序，故以序為敘，或改作引。曾魯公父名會，故避之者，以勘會為勘當。蔡京父名準，改平準務為平貨務。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諱也。

《史記·李斯傳》言「宦者韓談」，則談字不能盡避。《漢書·爰盎傳》有「上益莊」

之文，《鄭當時傳》有「鄭莊千里不齎糧」之類。此不能盡避也。

范曄為太子詹事，以父名泰，固辭，朝議不許。唐竇曾授中書舍人，以父名至忠，不受。議者以音同字別，乃就職。韋聿遷秘書郎，以父嫌名，換司議郎。柳公綽遷吏部尚書，以祖諱，換左丞。李涵父名少康，為太子少傅，呂渭劾之。本朝呂希純，以父名公著，而辭著作郎。富鄭公父名言，而不辭右正言。韓億絳、縝，家諱保樞，皆為樞密而不避。此除官有避、不避也。

至若後唐，郭崇韜父名弘，以弘文館為崇文館。建隆間，慕容彥釗、吳廷祚，皆拜使相。而釗父名章，廷祚父名璋，制麻中為改「同為中書門下平章事」為「二品」。紹興中，沈守約、湯進之二丞相，父皆名舉，於是改提舉書局為提領。此則朝廷為臣下避家諱也。

元稹以陽城驛與楊道州名同，更之曰避賢驛，且作詩以記之，白樂天和之云：「荊人愛羊祜，戶曹改為詞，一字不忍道，況兼姓呼之。」是也。鄭誠過郢州浩然亭，謂賢者名不可斥，更名孟亭。歙有任昉寺、任昉村，以任所游之地故也。虞藩為刺史日，更為任公寺、任公村。此則後人避前賢名也。

至有君臣同名者。襄王名鄭，衛成公與之同時，亦名鄭。衛侯諱惡，其臣有石惡。宋武帝名裕，褚叔度、王敬弘，皆名裕之；謝景仁、張茂度皆名裕。宋明帝名彧，王景文亦名彧。唐玄宗名隆基，劉子玄名知幾。

又有父子、祖孫同名者。周康王名釗，生子瑕是為昭王。宋明帝名彧，其子後廢帝亦名昱。魏獻文名弘，其子孝文名宏。聲雖相近，而字猶異也。若周厲王名胡，而僖王名胡齊。蔡文侯、昭侯，相去五世，皆名中。魏安同父名屈，同之子亦名屈。襄陽有《處士羅君墓志》曰：「君諱靖，父靖，學優不仕。」此尤為可罪也。

若桓玄，呼父溫曰清，此不足責。若韓愈，不避仲卿，又何耶？

朱溫之父名誠，以其類戎字，司天監上言，請改戊己之戊為武字，此全無義理。如揚都士人名審，沈氏與書，名而不姓，皆諛之者過耳。又如梁謝舉聞家諱必哭，近世如趙南仲亦然，此亦不失為孝。

若唐裴德融父諱皋，高鍇為禮部侍郎，典貢舉。德融入試，鍇曰：「伊父諱皋，而某下

就試，與及第，困一生事。」後除屯田員外郎，與同除一人參右丞盧簡。盧先屈前一人，使驅使官傳語曰：「員外是何人下及第？偶有事，不得奉見。」裴倉遽而去。李賀以父名晉肅，終身不赴進士舉，抑又甚焉。

崔殷夢知舉，吏部尚書歸仁晦托弟仁澤，殷夢唯唯，至於三四。殷夢斂色端笏曰：「某見進表，讓此官矣。」仁晦始悟己姓乃殷夢家諱龜從故也。

後唐天成中，盧文紀為工部尚書，郎中於鄴參，文紀以父名嗣業，與同音，竟不見。鄴憂畏太過，一夕，雉經而死。

楊行密父名怱，與夫同音，改文散諸大夫為大卿，御史大夫為御史大卿。至有《興唐寺鐘題志》云：「金紫光祿大，兼御史大，乃銀青光祿大。」皆直去夫字，尤為可怪。

國朝劉溫叟，父名樂，終身不聽絲竹，不游岱嵩。徐績父名石，平生不用石器，遇石不踐，遇橋則令人負之而過。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也。

至如唐憲宗時，戎昱有詩名，京兆尹李鸞擬以女嫁之，令改其姓，昱辭焉。

五代有石昂者，讀書好學，不求仕進。節度使符習高其行，召為臨淄令。習入朝，監軍楊彥朗知留後。昂以公事上謁，贊者以彥朗家諱石，遂更其姓曰右昂。昂趨於庭，責彥朗曰：「內侍奈何以私害公？昂姓石，非右也。」彥朗大怒，昂即解官去。語其子曰：「吾本不欲仕亂世，果為刑人所辱。」

宣和中，徐申乾臣，自諱其名，知常州，一邑宰白事，言「已三狀申府，未施行」。徐怒形於色，責之曰：「君為縣宰，豈不知長吏名，乃作意相侮。」宰亦好犯上者，即大聲曰：「今此事申府不報，便當申監司，否則申戶部，申臺，申省，申來申去，直待身死即休。」語罷，長揖而退。徐雖怒，然無以罪之。三人者，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系其姓名。

若北齊熊安生者，將通名見徐之才、和士開，二人相對。以之才諱雄，士開諱安，乃稱觸觸生，群公哂之。

蔡京在相位日，權勢甚盛，內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，如京東、京西並改為畿左、畿右之

類。蔡門下昂避之尤謹，並禁其家人，犯者有笞責。昂嘗自誤及之，家人以為言，乃舉手自擊其口。蔡經國聞京閩音，稱京為經，乃奏乞改名純臣。此尤可笑。

紹聖間，安惇為從官，章惇為相，安見之，但稱享而已。

近世方巨山名岳。或謗其為南仲丞相幕客，趙父名方，乃改姓為萬。既而又為邱山甫端明屬，邱名岳，於是復改名為方山，遂指以為過焉。

善乎胡康侯之論曰：「後世不明《春秋》之義，有以諱易人姓者，易人名者。愚者迷禮以為孝；諂者獻佞以為忠。忌諱繁，名實亂，而《春秋》之法不行矣。」

方巨山爭體統

賈師憲淳祐己酉歲為湖廣總領。時方岳巨山知南康軍。一日，總所綱運經從星江。押綱軍卒，驕悍縩騷，市民橫遭其禍者甚眾。巨山大不能堪，遂擒數輩斷治之。賈公聞之，移文詰問，且追本軍都吏，巨山於是就判公牒云：「總領雖大，湖廣之尊；南康雖微，江東列郡。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，初非總領之幕客，亦非湖廣之屬郡。軍無紀律，騷動吾民，國有常刑，合從斷遣，此守臣職也，於都吏何與焉！牒報。」賈公得牒，不勝其憤，遂申朝廷，乞行按劾，於是朝廷俾岳易邵武以避之。去郡日，有士人作大旗，書一詩以送之，曰：「秋厓秋壑兩般秋，湖廣、江東事不侔。直到南康論體統，江西自隔兩三州。」

曝日

袁安臥負暄，令兒搔背，曰：「甚快人意。」趙勝負暄風檐，候樵牧之歸。故杜詩云「負暄侯樵牧」，又云「負暄近墻壁」。又《西閣曝日》云：「凜冽倦元冬，負暄嗜飛閣。」又云：「毛髮且自和，肌膚潛沃若。太陽信深仁，衰氣歘有托。欹傾煩注眼，容易收病腳。」樂天《負日》詩云：「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負暄閉目坐，和氣生肌膚。初似飲醇醪，又如蟄者蘇。外融百骸暢，中適一念無。曠然忘所在，心與虛空俱。」此皆深知負暄之味者也。

冬日可愛，真若可持獻者。晁端仁嘗得冷疾，無藥可治，惟日中炙背乃愈。周邦彥嘗有詩云：「冬曦如村釀，奇溫止須臾，行行正須此，戀戀忽已無。」

余嘗於南榮作小日閣，名之曰獻日軒。幕以白油絹，通明虛白，盎然終日，四體融暢，不止須臾而已。適有客戲余曰：「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。」相與一笑。後見何斯舉《黃綿襖子歌》，序曰：「正月大雨雪，十日不已。既晴，鄰舍相呼負日，曰：『黃綿襖子出矣。』」乃知古已有此語。然王立之亦嘗名日窗為大裘軒。謝無逸為賦詩曰：「小人拙生事，三冬臥無帳，忍寒東窗底，坐待朝曦上。徐徐晨光熙，稍稍血氣暢，薰然四體和，恍若醉春釀。此法秘勿傳，不易車百輛，君胡得此法，開軒亦東向。蘇公名大裘，意豈在萬丈，但觀名軒心，人人如挾纊。」

陶隱居《清異錄》載開元時，高太素隱商山，起六逍遙館，各製一銘。其三日《冬日初出》，銘曰：「折膠墮指，夢想負背，金鑼騰空，映檐白醉。」樓攻愧嘗取白醉二字以名閣，陳進道為賦詩，攻愧次之云：「處世難獨醒，時作映檐醉。年少足裘馬，安知老夫味。天梳與日帽，且復供酒事。謫居幸三適，得此更慚愧。向來六逍遙，特書見清異。君家老希夷，相求諒同氣。曲身成直身，朝寒俄失記。醉中知其天，不飲乃同意。書生暫寄溫，難語純綿麗。」〈（洪駒父亦有《大襄軒》詩。）〉

經驗方

喉閉之疾，極速而烈。前輩傳帳帶散，惟白礬一味，然或時不盡驗。辛丑歲，余侍親自福建還，沿途多此證，至有闔家十餘口，一夕並命者。道路蕭然，行旅惴惴。及抵南浦，有老醫教以用鴨嘴、膽礬研細，以釅醋調灌，歸途恃以無恐，然亦未知其果神也。及先子守臨汀日，鈐下一老兵素願謹，忽垂泣請告曰：「老妻苦喉閉，絕水粒者三日，命垂殆矣。」偶藥笈有少許，即授之，俾如法用。次日，喜拜庭下云：「藥甫下咽，即大吐，去膠痰凡數升，即瘥。」其後凡治數人，莫不立驗。然膽礬難有真者，養生之家，不可不預儲以備用也。

熊膽善辟塵。試之之法，以淨水一器，塵冪其上，投膽粟許，則凝塵豁然而開。以之治目障翳，極驗。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開，盡去筋膜塵土，入冰腦一二片，或淚癢，則加生薑粉些少，時以銀筋點之，絕奇。赤眼亦可用，余家二老婢，俱以此奏效。

辛酉夏，余足瘍發於外臁，初甚微，其後浸淫。涉秋徂冬，不良於行。凡敷糝膏濯之劑，嘗試略遍，痛癢雜作，大妨應酬。一日，友人俞和父見過，怪其蹣跚，舉以告之。和父笑曰：「吾能三日已此疾。法當先以淡鹽水滌瘡口，浥乾；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細，加

乳香少許，乾糝之，無不立效。」遂如其說用之，數日良愈。蓋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，而此瘡亦由氣血凝注所成。醫者，意也。古人處方治疾，其出人意表如此丸。其後莫子山傳治痢社僧丸，亦止是一味藥，用有奇驗，亦此意也。

用事切當

淳熙中，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，置酒賦詩為樂，從臣皆和。周益公詩云：「一丁扶火德，三合鞏皇基。」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，孝宗生於建炎丁未，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。陰陽家以亥、卯、未為三合，一時用事，可謂切當。

其後楊誠齋為光宗宮僚，時寧宗已在平陽邸，其《賀壽》詩云：「祖堯父舜真千載，禹子湯孫更一家。」又云：「天意分明昌火德，誕辰三世總丁年。」蓋祖益公語也。

嘉熙己亥四月，誕皇子，告廟祀文，學士李、劉功甫當筆，內用四柱作一聯云：「亥年巳月，無長蛇封豕之虞；午日丑時，有歸馬放牛之喜。」蓋時方有蜀擾。其用事可謂中的，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。

楊府水渠

楊和王居殿岩日，建第清湖洪福橋，規制甚廣。自居其中，旁列諸子四舍，皆極宏麗。落成之日，縱外人游觀。一僧善相宅，云：「此龜形也，得水則吉，失水則凶。」時和王方被殊眷，從容聞奏，欲引湖水以環其居。思陵首肯曰：「朕無不可，第恐外庭有語，宜密速為之。」退即督濠寨兵數百，且多募民夫，夜以繼晝。入自五房院，出自惠利井，蜿蜒縈繞，凡數百丈，三晝夜即竣事。

未幾，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，以擬宮禁者。上曉之曰：「朕南渡之初，金人退而羣盜起。遂用議者羈縻之策，刻印盡封之。所有者，止淮、浙數郡耳。會諸將盡平羣盜，朕因自誓，除土地外，凡府庫金帛，俱置不問。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。若以平盜之功言之，雖盡以西湖賜之，曾不為過。況此役已成，惟卿容之。」言者遂止。

既而復建傑閣，藏思陵御札，且揭上賜「風雲慶會」四大字於上。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，以成僧說。自此百餘年間，無復火災，人皆神之。至辛巳歲，其家舍閣於佑聖觀，識者謂龜失其首，疑為不祥。次年五月，竟毀延燎潭，潭數百楹，不數刻而盡，益

驗毀閣之禍云。

潘庭堅王實之

庚子辛丑歲，先君子佐閩漕幕時，方壺山大琮為漕，臞軒王邁實之與方為年家，氣誼相好。用此，實之留富沙之日多，而壺山資給亦良厚，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。籍中有吳宜者，王所狎也。一日，三司燕集，大合樂於公廳。吳方舞遍，實之被酒，直造舞筵，攜之徑去，旁若無人，一座為之愕然。壺山起謝曰：「此吾狂友王實之也。」時以為奇事。

實之，莆人。登甲科，甚有文名，落魄不羈。為正字日，因輪對，及故相擅權。理宗宣諭曰：「姑置衛王之事。」邁即抗聲曰：「陛下一則曰衛王，二則曰衛王，何容保之至耶？」上怒不答，徑轉御屏，曰：「此狂生也。」邁後歸鄉里，自稱「敕賜狂生」。嘗有詩云：「未知死所先期死，自笑狂生老更狂。」又賦《沁園春》曰：「狂如此，更狂狂不已。」押赴瓊厓。

同時富沙人紫岩潘牥庭堅，亦以豪俠聞，與實之不相下。庭堅初名公筠，後以紹歲乞靈南臺神，夢有持方牛首與之，遂易名為牥。殿試第三人，跌宕不羈，傲侮一世。為福建帥司機宜文字日，醉騎黃犢，歌《離騷》於市，人以為仙。嘗約同社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，衣皆白。既而盡去寬衣，脫帽呼嘯。酒酣客散，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詩於上矣。眾皆不能堪。居無何，同社復置酒瀑泉亭。行令曰：「有能以瀑泉灌頂，而吟不絕口者，眾拜之。」庭堅被酒豪甚，竟脫巾髽髻，裸立流泉之衝，且高唱《濯纓》之章。眾因謬為驚嘆，羅拜以為不可及，且舉詩禪問答以困之，潘氣略不懾，應對如流，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。歸即臥病而殂。既不得年，又以戲笑作孽，不自貴重，聞者惜之。庭堅才高氣勁，讀書五行俱下，終身不忘。作文未嘗視草，尤長於古樂府。年六、七歲時，嘗和人詩云：「竹才生便直，梅到死猶香。」識者已知其不永。其論巴陵一疏，至今人能誦之，以此終身坎壈焉。劉潛夫志其墓云：「公論如元氣兮，入人之肝脾。有一時之榮辱兮，有千載之是非。昔在有周兮，觀孟津之師。於扣馬之諫兮，曰抉而去之。彼八百國之同兮，不能止一士之異。嗚呼！此所謂世教兮，所謂民彝。」正謂此也。

余少侍先君子，皆嘗識之，轉眼今五十年矣。